



青青子衿

本作品榮獲 99 年行政院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

外祖母與我

● 李迎真*

進小學前，長住外婆山上的家，常跟著她到田園工作、曬煙草或以竹片引山泉水到家中。年幼無知的我雖調皮不懂事，但她無怨的陪伴像是慈祥的繩索將我緊緊圈住，而不致失落。如今回想起與她一起的生活點滴，至今仍覺溫馨又愧疚，同時也心疼她處於原、漢文化中的衝擊與艱難的一生。雖然外婆已過世多年，但她疼愛晚輩的方式及純真敬天的生活態度至今令我難以忘懷。

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外婆與大多數族人的生活方式，在背山面海的陡峭土地上，小米、地瓜、芋頭是主要農作物。除了主食外，外婆也種煙葉。大大的煙葉綠油油的一片，等它們長大了割下來，經太陽曬乾後即可切成煙絲放入長煙斗內抽。每每外婆要抽煙草時，我會從她掛在腰際上的小配袋中抓出煙絲塞入煙斗內，用火柴點燃並用她細長的髮簪往煙斗內的煙絲戳幾下，外婆也在此時含著煙嘴或吞或吐，當一縷清煙升起時，外婆總會崇敬地望著緩緩上升的煙，我知道她正與祖先們對話。外婆說這煙會飄到我們的祖先那裏，祖先會順著煙的方向下來找我們，為要看我們過得好不好。如果煙被風吹走了，祖先就找不到我們，若煙的形狀像蛇行走的樣子，就是他們來看我們了，如果煙飄散在我們身上，即表示他們確定我們是他們的親人，他們很想念我們，並要保護我們免於生病或惡運。

屋後方的山泉水提供我們日常飲水，外公將竹子對剖並將竹心去除，像接力賽似

* 李迎真，現就讀本校碩士專班英語一甲，此作品原形為其就讀本校專班應英三甲時（97 學年度第 1 學期）《歷史 1》課程的期末報告，指導老師為林柏維，改寫後獲得行政院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第一名。



地將對剖後的竹片一段接一段的銜接在一起引山泉水回家。有時山泉水變小或引不出水來，外婆會帶著我循著所接的竹子，查看是否偏掉或遭破壞而無法正常引水，檢查過程中看到蛇經過，外婆會牽著我的手，安靜站在一旁等候它們「自動」離開。我仰起臉來不解地問外婆：「vuvu（外婆），為什麼我們要等蛇通過，我們才可以走？」。外婆笑著解釋：「因為我們的祖先就是從蛇蛋孵出來的，一直到現在才有我們，所以我們不要吵他們，要讓牠們走了之後我們才可以走。」雖然我不懂為什麼我們的祖先是蛇，但我清楚記得外婆臉上篤定的神情。

偶爾我會有串烤蟋蟀當點心，將肥大蟋蟀烤得酥酥脆脆是外婆拿手的。無論蟋蟀在田中跳來跳去或鑽洞到土裏，外婆總有辦法捕到它們。好不容易！我也抓到一隻小蟋蟀，得意地對外婆說：「vuvu（外婆），我要吃烤蟋蟀！」外婆嫌那隻蟋蟀太小而要我放了它，我不肯！因為那隻是我自己抓到的，怎麼說都不放。外婆耐心地對我說：「快放它走！不然天色晚了它會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而且牠的 kina（媽媽）在家等不到它會很傷心，會哭哦！」看著外婆堅持的表情，我突然想起遠在鹿鳴橋的 kina（媽媽），因為要照顧弟弟妹妹而無法兼顧到我，所以送我到多良外婆山上的家，但無知的我一直認為 kina（媽媽）不要我了，才把我丟給外婆。剎那間！想家又自憐的情緒湧上心頭，便號啕大哭許久，同時在心不甘情不願的情況下，放掉了那隻差點成為盤中飧的小蟋蟀，並賭氣地不吃晚飯。為要安撫我的心情，那晚外婆特別摸黑走下山去「百浪」（漢人）開的雜貨店買了一種甜甜的，且吃了舌頭、嘴唇會變紅色的糖果給我吃。捨不得咬碎這些糖，我將糖含在口中慢慢地用唾液融化它們，享受散在味蕾間香甜的滋味，但眼皮已不聽使喚的重重往下沉。枕在外婆柔軟的胸口上，淡淡的煙草味和著汗水味充滿了我的嗅覺，就在迷迷糊糊中彷彿看到媽媽揹著小妹、牽著弟弟和妹妹朝我走來，並大喊我的名字。任憑她如何地叫，我完全不理會她，只是拼了命地要抓住那隻從我手上溜掉的小蟋蟀。

上小學前夕，媽媽終於來接我回家，我興奮地圍在多日不見的媽媽身邊，外婆忙著準備自產的農作物讓我們帶回鹿鳴橋，外婆對媽媽說，有了孫子陪伴就不孤單，如果小孩照顧不來就送到山上來，她可以幫忙照顧。臨行前，外婆把 qavai（嘎外，排灣族糲）放進我背包裏，依依不捨地對我說：「muyai（排灣名），回平地上學後不要忘了



我們的排灣話，因為「百浪」（漢人）說的話，我都聽不懂，我們的祖先也聽不懂。」望著她那黝黑及殷切的臉，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。外婆想念我們時，會搭車來看我們，一個以天地為家、動物為友、山川環境為她作息的人要離開所熟悉的家是「危險的」。從多良坐車到台東公路局總站，沒太大困難，但從台東換車到鹿野(途中會經過鹿鳴橋)可就辛苦了。由於不識字，她只好攔下每部從她眼前經過的客運車，緊張地對著車掌小姐大聲問：「嚕明叫『鹿鳴橋』？嚕明叫『鹿鳴橋』？」有時車掌小姐聽不懂口音太重的國語，就對著她搖頭並關上車門；或聽得懂，但不經過鹿野站的也對她搖頭。就這樣地！揹著裝滿農產品的沈重竹籃，站在艷陽下等個把鐘頭是常有的事。等到她終於「安全」抵達我們家時，已汗流浹背，氣喘吁吁了，只見覆蓋在竹籃上，用來保護農產品的芋頭葉早已曬得失去原色。

上學後有些事使我迷惑；因為老師說：「說方言是不文明的行為，要受罰！」雖然不清楚文明和方言之間有何關係，但我還是以說方言為恥。上學時我「當然」不說方言，但我的原住民國語仍被同學笑到不行。下課後外婆和我說排灣話，我明知她聽不懂國語，仍故意以國語回答她，看到她失望的眼神，我卻狠心忽略它，當時只覺得說原住民語是落後的、不入流的。但她黑亮的眼睛總是熱切地注視著我，專心聆聽著陌生的語言，並趕緊問媽媽我在說什麼。許多事真讓外婆困惑了；為何說了一輩子的語言會被人說是落後的？這樣的語言如同鳥語，清脆悅耳、音轉如舞，但為什麼連自己的孫子也不屑說？為什麼不能自己種植煙葉？一定要去固定的店（煙酒公賣局）買，難道自己種自己吃也不行？為何要花錢買呢？一方面是沒錢買，另一方面是買來的煙有重重的油垢味根本不及自己種的清香。有土地才能生生不息，為什麼許多族人的土地逐漸變成「百浪」的？另，酒在排灣文化中是神聖的，且具有特殊意義，只在特定場合、時間才飲用，曾幾何時變成隨處可得？隨時可喝？外婆真的不解，單純如她，無法明白許多祖先流傳下來的簡單生活模式，如今像是握在手中的沙土，一點一滴地流失、變樣。所有的不解被無奈和強迫接受代替，惟有在上帝面前，外婆才能稍為平衡受衝擊的心情。

小學的說話課程，老師要求每位同學說一篇故事，以訓練說話的流暢。我的題目是關於祖先的由來，當提到我們的祖先是從百步蛇的蛋孵化而來時，有人捧腹大笑，



也有人鄙夷的說這是處於蠻荒區所產生的迷信。我想起外婆的生活態度：無論是山、海、天空的飛鳥，甚至肉眼看不見的風，都和人一樣有情緒和感覺，皆應公平對待和尊重。夾在不同文化的認知中我也困惑了，同樣地！惟有在上帝面前，我才得以釋懷，但被否定的難受應不及外婆的百分之一吧，我想。

自由時報 電子報

The Liberty Times · 生活新聞

自由新聞 | 影音娛樂 | 讀者園地 | 旅遊玩樂 | 好康報報 | TAIPEI TIMES | Blog | 新聞查詢

電影預告
服務專區
我要爆料 · 自由靈才
廣告刊登 · 訂報服務
活動刊登 · 登山活動
樂透彩券 · 統一發票

首頁 > 生活新聞

2010-11-8

字型：+ - | 繁體 | 發言 | 列印 | 轉寄

原民文學獎 魯凱族阿公摘小說桂冠

新詩首獎 道盡原民農夫遭菜販剝削

〔記者謝文華／台北報導〕「每期高麗菜三斤重，一籃算一，件，一台菜車載兩百件，五台菜車八個人，欸，請問，平均每個人，一晚要挑幾斤？」三十八歲的泰雅族人李永松以層層疊疊數字寫下「菜區之歌」，道盡原民農夫遭菜販層層剝削處境，勇奪原住民文學獎新詩首獎。

九十九年台灣原住民文學獎昨頒獎，半數獲獎者不到三十歲，原民會主委孫大川致詞提及，期許評審是以文學標準評分，而不要打八折，果然不少作品都令人驚喜。

小說組首獎、六十五歲的魯凱族阿公邱金士（奧威尼·卡露斯查），是最年長獲獎者，上台時激動泛淚地說：「我們就像小孩子，在漢字字海裡學游泳，慢慢地有人看懂…」他表示，四十五歲返回舊好茶部落，一次和作家舞鶴喝酒，舞鶴說，你生命裡透露出氣息，試著用文字宣洩吧！想不到一寫就「跌進去了！」對他來說，文字是剎那間的觸動，化為影像的永恆。

新詩首獎得主李永松（多馬斯），則是在高中教國文，因心導管手術又骨折而缺席。妻子陳康妮透露，丈夫今年雖多災多難，但已拿了第五個文學獎。



99年台灣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前三名邱金士（右）、阿民（左二）、朱克遠（左）昨上台領獎，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孫大川（右二）與會恭賀。（記者謝文華攝）

在奇美醫院工作、排灣族李理真撰寫的「外祖母與我」，則獲散文組首獎。她說，多年前老師問同學：「知不知道阿公的阿公是那裡來的？」舉手者寥寥可數，老師嘆氣後指派同學交報告，題目是「祖父母的年輕歲月」，這篇得獎作品因而誕生。